

释 梦 人 生

荣伟玲 著

人生是一场梦
真正的解梦人
就是你自己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China Zhigong Press

释梦人生

人生是一场梦
真正的解梦人
就是你自己

荣伟玲 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China Zhigong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释梦人生 / 荣伟玲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致公出版社 , 2018

ISBN 978-7-5145-1259-5

I . ①释… II . ①荣… III . ①心理学 IV . ①B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3415 号

释梦人生

荣伟玲 著

责任编辑 : 周 炜

责任印制 : 岳 珍

出版发行 :  中国致公出版社
China Zhigong Press

社 址 :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

邮政编码 : 100036

电 话 : 010-85869872 (发行部)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: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: 21.25

字 数 : 230 千

版 次 :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: 49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•) •

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梦，
最好的解梦人，
就是我们自己。

01

释梦人生

·) ·

机舱里响起播音员腻嗒嗒的声音，我挣扎着从迷梦中醒来——碧城到了！打个呵欠，从机窗往外开，夜晚的天空繁星点点，与下面城市的灯火相连，给人以超乎时空、迷蒙而深刻的心痛。逃离，逃离，我的脑子里情不自禁地闪现着这两个字。

我终于离开了丹城，离开了这个带给我无数欢愉和更多不快的城市。所幸，碧城阳光心理诊所适时向我发出邀请，我便以事业发展为由顺理成章地“逃离”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解开安全带，拿上我所有的行李，还要记得（也许我下意识想忘记）带上一个人——13岁的晓云。

我终于还是决定把她从她所在的那个穷乡僻壤中带出来，并且很不负责任地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收养手续。我让她叫我“姐姐”，尽管我比她大20岁，如果早婚并且奉子成婚的话，也可以当她的妈妈。但我还没有服老到让一个青春期少女叫我妈妈的程度——我本

人还处于青春期——心理上的。

我提着行李独自走在前面——我知道晓云会乖巧地跟着我，毫无疑问，她的智商和情商都在同龄人之上——这是苦难赐予她的财富！

在出口处我看到了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，举牌子的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年轻女性，质朴的眼睛闪闪发光。我把早早准备好的招牌笑容挂在脸上，熟练地走上前去与她握手，好像一个排练了多次的演员。

“苏医生，没想到您这么年轻！”她热情地送上毫无新意的客套话，我矜持地微笑，向她介绍晓云，晓云居然并不羞涩，用她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打招呼。她的笑容我哪里见过？哦，是我的招牌笑容——她在学我！我有一种被剽窃了的古怪感觉。

接我的女人叫百合，30岁，也是心理医生。她谦卑地表示以后要“多向我学习”，我诧异地发现她的谦卑居然是真诚的。向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同性表示谦卑，除虚伪以外，要么是已修炼到极高境界，要么就是真的无知。没关系，以后有过招的时候。我现在没精神去分析她。来到异乡，总有些神不守舍的味道。

夜晚的碧城是美丽的，有着灯红酒绿的繁华和沉沦，就像某些披上爱情之名的情欲，只有激情和欢乐，没有宁静和哀伤。毫无疑问，缺乏宁静和哀伤的城市必定会出现更多心理上的混乱——我来对了，这里不愁没有心理医生的饭吃。

百合直接把我们拉到了诊所事先为我租好的公寓，两室一厅，21楼，在卧室可以看到黑压压的天空里散落的星星，这是我喜欢。深夜独自站在窗前，有时候会有上接于天的感觉。但我还是把它让给了晓云，选择和两个大书柜共同居住在靠边的书房里，以便

可以与荣格、苏东坡、尼采和村上春树同床共枕。

百合告诉我，诊所离住处只需要过一个街口，我对这种安排感到十分满意。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每周工作七天，且每天工作15个小时的人来说，住处仅仅是睡觉的地方罢了。我礼貌地感谢过百合，便让她走了。这下我才真正松懈下来。在晓云面前是不用装的，只有我首先放松我，她才能放松她。我放下脸，点上一支烟。晓云忙着收拾行李，小小的身影忙个不停。我顿时感到有些烦乱，便出去走走。

我毫无表情地穿过女人的低胸衣服和香水味、男人假装直视其实顾盼流离的眼神、闪耀的霓虹灯、街脚堆放着的发臭的垃圾……赫然发现阳光诊所的牌子就在前面。它占据着一幢白色办公大楼的底楼和二楼。站在它的面前，一种惨白色带来的压迫感迎面而至，使我无法继续靠前。它太正式、太有威严感了，如果我是来访者，情愿拜访一位住在茅草房里的修行者，也不会踏进这里。

我点起心爱的“爱喜”牌香烟，默默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。一个有着薄薄红嘴唇的年轻男性，向我送过来一个热度为40摄氏度的注目礼，我几乎想都没想就从眼里发出一个零下40摄氏度的飞刀形冰块，轻而易举地谋杀了这目光。

当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一股情欲的热流突然开始在体内涌动……我安静地微笑了：“很好，非常好，我还是个人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”

回到家，晓云已经睡了。屋里收拾得很整齐，她甚至把我的床都铺好了，这使我觉得近乎有些歉意。我怎么能暗暗地把她当成一个累赘呢？她在尽力为我做点什么。其实，我带着她最大的顾虑并不是要把大房间让给她，或者供她读书之类，我首先想到的是和她

住在一起便不可能在家里约会了。这顾虑有些滑稽可笑，在过去的整整两年里，我都没有过一次我盘算的那种约会，但这并不妨碍我时刻准备着——人总有幻想的权利！

我叹了口气，走到她房里。她睡得蜷成一团，背有些佝偻。其实，她养父生前很宠爱她，她并没有干过任何重活——手上完全没有茧疤，但她仍然佝偻——每天都担着她那深深的自卑感，比任何重活都让她有压迫感。晓云是私生子，出生即被遗弃。收养她的养父是一个老单身汉，不久前过世。我可以想到在那蒙昧的小县城里，他们遭遇了多少流言蜚语。

她真是累了，嘴半张，眉头皱着，浓密的睫毛微微颤动。黑暗中在她床前，我默默地随着她的呼吸声呼吸，突然有一种很想去亲她的冲动。但是我忍住了。我一早就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在感情上和她保持距离！我咬着牙齿抵抗内心想要拥抱她的念头，这气流硬生生地被逼回胸腔形成大片的酸涩感。我退出房间，趴在书房桌上，莫名其妙的泪水把我那件桃色套衫的袖口完全浸透了。

02

释梦人生

·) ·

第二天一早我就到诊所报到。秘书小姐把我带到了赵所长的办公室。她叫赵慧，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儿童心理学家，大约 50 岁，长相和蔼，为人亲切。我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认识她，是她邀请我来这里的。

距离上次见面已经有三个月，再次看到还是忍不住地欣赏她。她穿着咖啡色的毛衣配米色的套裙，挽一个髻，非常优雅地在办公桌后面向我伸出手来：“欢迎你，苏黎！我们这边的病人已经接不过来了，正盼着你来呢！”她的手很温暖。我在她面前，略略感觉到有些羞涩。完美的女性，常使我自惭形秽。她热情地搭着我的肩，带我去医生办公室。

办公室是以白色为基调的，四张办公桌排成两组。我皱了皱眉——我生性孤僻，不习惯长时间与他人共享一个空间。但我很快想到，没来访者时可以躲到治疗室去看书，这想法使我松了口气。

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。百合见我来了，连忙恭敬地站起来。另外一个男治疗师看我进来，慢慢把手里的书放下来，用审视的眼光看着。我和百合已经见过面，便只是点头示意。赵所长为我介绍那个男士：“胡林，搞认知疗法的。”他和我握手，软绵绵的没有劲。我注意到他的袖口有些脏，甚至连西装背心的第一颗纽扣都掉了，露出白色的线头。敷衍地握手以后，他等不及似的坐下来，右手下意识地又拿起书，只是不好意思立刻去看。我瞄了那书一眼，是我也同样备有的《罗洛梅文集》。

赵所长把我领到我的办公桌前，桌上赫然放着一本黑皮烫金的《圣经》。百合在旁边赔笑道：“苏医生，这是我送给你的，希望你喜欢。”赵慧温和地笑：“百合是基督徒，她给我们诊所每个人都弄了本《圣经》。虽然她是学精神分析出身，但现在尝试把宗教心理学里的一些东西加入治疗中来。”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，原来她的谦卑是这个来历，这就好理解了。此时，她正忙着找杯子给我泡茶：是啊，基督给麻风病人洗脚，百合为苏黎泡茶。谦卑，不仅不代表卑下，还代表与卑下相反的东西，比如更高级的优越感，只是“我已经优越到了不必追求优越的程度。”以前我虽然也接触过一些教徒，但有信仰的心理治疗师倒是第一次接触——把精神分析和宗教结合起来，有点像给老鼠和猫做媒。

赵所长带点歉意地告诉我，“我所仰慕的”方正医生正在治疗室里做治疗，要半个小时以后才出来。“没办法，找他的病人太多了，上午九点开始就排上了。”方正是全国知名的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学家，我不认识他，但看过他的几篇论文，十分欣赏。这也是我乐意来到阳光心理诊所的原因，和赵慧、方正这样的高手一起工作，进步自然快些。

赵所长给我们介绍完毕，便回她的办公室忙去了。心理学家们都是超负荷工作的人哪！胡林终于放下书，和我寒暄：

“从丹城来？你们那里的医生做的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？”

“有些人做的是心理咨询，有些人做的是心理治疗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大多数时候做的是心理治疗，有时候也做咨询。”

“我想请教一下，你觉得咨询和治疗的区别是什么？”

这哪儿是请教，分明是考我。

“从时间上讲，咨询是短期的，讲究的是解决症状；治疗是长期的，讲究的是解决个性中的本质问题，但症状的缓解并不能成为治疗成功的标志。从效果上讲，咨询的效果是短期的，治疗的效果则会影响到来访者的一生。从技术上讲，当然区别更大，但可以简单地区别为咨询师说话比较多，治疗师说话比较少。”

“嗯，”胡林略点点头，好像有点满意，“你主要使用哪个流派的方法？”

我坦然回答：“什么都用，视来访者的需要而定。我认为，治疗的模式应该根据来访者的特点为其量身定做，心理治疗不像开西药，可以指望一片阿司匹林医好所有的头疼病。”

“那就是整合疗法了。”

“如果你喜欢这样命名的话，我不介意你这么认为。”

过招结束，胡林继续跷着他的二郎腿，看他的“罗洛梅”。我则走到窗前，一边抽我的“爱喜”，一边任由思绪飘荡。刚刚到办公室的路上已经看过治疗室，布置得很地道，看得出花了心思也花了钱。这个诊所有一些企业家赞助，经费不成问题。胡林是个有点能力的人物，但凡不讲究穿着又坦然自信的人多半有些真东西。百合是容

易相处的——基督徒自然有她的上帝监视她，这比任何制度的管束更加无处不在。哦，对了，晓云，我差点忘了！

我连忙按熄烟头，匆匆走回赵慧的办公室。甚至没有敲门，我就冲了进去！

赵慧不在。一个男人从赵慧的电脑桌底下钻出来，让我吃了一惊！

他倒是满不在乎笑嘻嘻地看向我，一双眼睛贼亮，脸上脏兮兮的，手里还拿着半截电线。他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，向我伸出：“我叫乐奇，他们都叫我阿乐，在这里搞电脑维护，网站也是我在做。”我也笑了，他的样子满可爱：“我叫苏黎。”“我早听说你要来，从丹城，那地方我去过。”

他问我：“赵所长出去了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我是病急乱投医了：“我让赵所长帮我妹妹联系学校的事，怎么样了？”

他笑了：“别急别急，是我在负责这件事，已经联系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去上课。如果你没时间送她，我帮你好了。”

我舒了口气。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在一些身份、地位比较低的人那里，反而比较容易遭遇热情。我想这时候我脸上的笑容开始变得可爱一点了。

门口又冲进来一个人：“赵所长呢？”

回头一看：啊，一个很帅的男人！

03

释梦人生

·) ·

我想那一瞬间，我一定头晕了一下……如果说对女人还可以用“惊艳”这个词的话，那么对男性相应的形容词太少了。我只能乏力地形容为，他仿佛一轮太阳从云层里跳出来，照亮了整个房间，也照亮了我心中的天堂！

阿乐对他说：“赵所长到森田疗养院去了，这位是新来的苏黎医生。”

他定睛看着我，眼睛里面有笑意：“你好，苏黎，我是方正！”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原来他就是方正！他的手温暖有力，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没办法，我一见帅哥就是这样子。

他讲话的态度很诚恳：“欢迎你来！赵所长找的人一定错不了！以后我们多交流。”

我只有频频点头，脸红得不行，像个社交恐惧症患者。

他很快离开了。阿乐说，方正医生的下一位病人已经来了，他

的预约多得不得了。

我则迷惑地想，他的女性来访者都会爱上他吧？整个移情过程都将不可避免地朝男女之间的正性移情上发展……

想罢，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这多半是我的投射吧。方正是有名的心理治疗专家，他的治疗必定是很地道的了。

第一天上班，没有接到任何来访者（我不喜欢使用“病人”这个词，我不认为任何人是“病人”）。于是，我提前下了班，绕到超市去买了些零碎东西：半只乌骨鸡、配料、一些药材，准备炖一锅鸡汤；给晓云买了内衣、胸罩，不知道号码，只能买个大略合适的。我在化妆品柜台驻足良久，终于还是买了一支淡红色的口红给晓云。我知道她只有13岁，但还是希望她拥有一支口红——我能分清，这是我的愿望。

回到家，晓云正眼巴巴地倚在门口等我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可怜的孩子！看到我，连忙送上笑脸，又递拖鞋。问她这一天怎么过的，她回答收拾屋子。我一边到厨房把鸡炖上，一边叫晓云拿衣服出来试。晓云笑了，好像很开心，又有点不好意思。我给她买的都是些花花绿绿的衣服，洋气得很，不知道她是否习惯。她先不去试衣服，而是守着我。我便说：“学校联系好了，明天‘乐叔叔’来送你上学。”这辈分已是乱七八糟的了，我也懒得管。晓云便真的开心了，忙着去准备书包。

我干完手里的活，把晓云叫到跟前，握着她的一只手，说：

“晓云，你记住，你不必勉强自己做任何事情来讨好我。我不需要你成绩优良，不需要你听话服从，不需要你和别人一样。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了。你懂吗？做你自己！”

晓云愣愣地看着我，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我拍拍她的背，每次看到她把背这么驼着，都想让她把脊梁伸直些，但终于忍住。这种“提醒”只能强化她“我背驼”的意识，让她更加自卑。“无条件接纳吧……”我念叨着人本主义的治疗原则，如同信佛的人念阿弥陀佛。

我又开始忍住那种想要拥抱她的愿望。有时候，我不知道究竟我们谁需要对方更多。

只花了几个星期，我便渐渐适应了碧城的生活。每天7点起床，蓬头垢面地先往电脑里录入昨晚做的梦，接着跑步，然后再弄顿西式早餐。这是晓云和我一天中唯一丰盛的一顿，有牛奶、面包、鸡蛋和水果，然后分别上学和上班，以吃盒饭混过中饭和晚饭。我通常要工作到深夜12点，到家时，晓云已经入睡，她会在书桌上给我留条，诸如考卷要家长签字、学校要缴费用之类，我则不加深究地一律有求必应。

在我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新生活中，有一抹闪亮的颜色——方正。美好的男人跟美好的女人一样，一旦出现在办公环境中，相当于平白无故加薪20%，他（她）会令工作变为一种享受。

我依然在做心理治疗之余埋首专业资料，或长时间呆坐那里为我的来访者苦思冥想，试图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和感受这个世界——走进狭窄电梯里的恐惧，脑子里莫名其妙反复出现某一字句，走在街上背后出冷汗，不由自主地拼命吃东西等。

但只要方正专用的那间治疗室的门一开，一切便被打断。

我不动声色地欣赏着他的一切言谈举止，并以此自娱。我研究他衣服的搭配、他领带的颜色、他的神情、他的口误（精神分析认为口误传达无意识信息）。我像感受我的来访者一样地感受着他，

试图不加标签、不予定义，甚至不用形容词地完全把他的内在传感过来，但绝不分析——理性一旦出现，一切真正的内在真实便被破坏无遗，只留下一地术语的碎片——什么自恋啊、自卑啊、内向啊、外向啊、偏执啊、抑郁啊，专业名词漫天飞，却什么也抓不着，抓着就是错误！人心，是不可度量的！我只是这样默默地、远远地欣赏着他，如同欣赏上帝的杰作。

3月5日，星期天。每月五号，碧城心理治疗师联合会都召开例会，赵慧是会长，她叮嘱我一定参加，她要把我介绍给“这个城市里所有有趣的同行们”。我有一点点紧张，更多的是期待。这是一个特殊的话语圈子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它自成一国，心理学工作者们的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和人生理念都与大多数人不一样。如若你问“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”，一名心理医生多半会说“心灵的成长”；若问病人，他们的回答最初可能五花八门，但最后多半归结为一句话“找回我自己”；而一般人则会说“赚钱买更大的房子”。因此，医生跟病人倒是一国的，因他们都经由自身或他人的痛楚得知灵魂的存在，并对之发生了深刻的兴趣。

这是一个下着细密春雨的上午，我没有带伞，任由这带着生机的雨点浸染发间。想起养母曾经说过，“淋过春雨的孩子会长高”，心里有温柔的牵动……越过各色洋伞，把自己想象成嫩青的树苗，很是惬意和舒畅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这诗句反复出现在脑海，挥之不去，属于正常人偶尔出现的强迫倾向。一个人在路上微笑，是因为知道，晓云和我也沐浴在同一场春雨下。